

後漢書/卷88



以2024年9月22日从维基文库导出

[卷八十七·
西羌傳第七
十七](#) ◀

[後漢書](#)
卷八十八·西域傳第七十八

▶ [卷八十九·
南匈奴列傳
第七十九](#)



[姊妹计划: 数据项](#)

註：章節乃維基文庫編輯後加，以方便索引。

前言

武帝時，西域內屬，有三十六國。漢為置使者、校尉領護之。宣帝改曰都護，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，屯田於車師前王庭。哀平間，自相分割為五十五國。王莽篡位，貶易侯王，由是西域怨叛，與中國遂絕，並復役屬匈奴。匈奴斂稅重刻，諸國不堪命，建武中，皆遣使求內屬，願請都護。光武以天下初定，未遑外事，竟不許之。會匈奴衰弱，莎車王賢誅滅諸國，賢死之後，遂更相攻伐。小宛、精絕、戎廬、且末為鄯善所併。渠勒、皮山為於寘所統，悉有其地。郁立、單桓、孤胡、烏貪訾離為車師所滅。後其國並復立。

永平中，北虜乃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，城門畫閉。十六年，明帝乃命將帥北征匈奴，取伊吾盧地，置宜禾都尉以屯田，遂通西域，于寘諸國皆遣子入侍。西域自絕六十五載，乃復通焉。明年，始置都護、戊己校尉。及明帝崩，焉耆、龜茲攻沒都護陳睦，悉覆其眾，匈奴、車師圍戊己校尉。[建初元年](#)春，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車師于交河城。章帝不欲疲敝中國以事夷狄，乃迎還戊己校尉，不復遣都護。二年，復罷屯田伊吾，匈奴因遣兵守

伊吾地。時軍司馬班超留于賓，綏集諸國。和帝永元元年，大將軍竇憲大破匈奴。二年，憲因遣副校尉閻槃將二千餘騎掩擊伊吾，破之。三年，班超遂定西域，因以超為都護，居龜茲。復置戊己校尉，領兵五百人，居車師前部高昌壁。又置戊部候，居車師後部候城，相去五百里。六年，班超復擊破焉耆，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。其條支、安息諸國至于海瀕四萬里外，皆重譯貢獻。

九年，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。皆前世所不至，《山經》所未詳，莫不備其風土，傳其珍怪焉。於是遠國蒙奇、兜勒皆來歸服，遣使貢獻。

及孝和晏駕，西域背畔。安帝永初元年，頻攻圍都護任尚、段禧等，朝廷以其險遠，難相應赴，詔罷都護。自此遂棄西域。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，共為邊寇十餘歲。敦煌太守曹宗患其暴害，元初六年，乃上遣行長史索班，將千餘人屯依吾，以招撫之。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來降。數月，北匈奴復率車師後部王共攻沒班等，遂擊走其前王。鄯善逼急，求救於曹宗。宗因此請出兵擊匈奴，報索班之恥，復欲進取西域。鄧太后不許，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，居敦煌，復部營兵三百人，羈縻而已。其後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，朝廷不能禁，議者因欲閉玉門、陽關，以絕其患。

延光二年，敦煌太守張璠上書陳三策，以為「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、秦海之間，專制西域，共為寇鈔。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，先擊呼衍王，絕其根本，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，此上計也。若不能

出兵，可置軍司馬，將士五百人，四郡供其犁牛、穀食，出據柳中，此中計也。如又不能，則宜棄交河城，收鄯善等悉使入塞，此下計也。」朝廷下其議。尚書陳忠上疏曰：

臣聞八蠻之寇，莫甚北虜。漢興，高祖窘平城之圍，太宗屈供奉之恥。故孝武憤怒，深惟久長之計，命遣虎臣，浮河絕漠，窮破虜庭。當斯之役，黔首隕于狼望之北，財帛縻于盧山之壑，府庫單竭，杼柚空虛，算至舟車，貲及六畜。夫豈不懷，慮久故也。遂開河西四郡，以隔絕南羌，收三十六國，斷匈奴右臂。是以單于孤特，鼠竄遠藏。至于宣、元之世，遂備蕃臣，關徼不閉，羽檄不行。由此察之，戎狄可以威服，難以化狎。西域內附日久，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，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。今北虜已破車師，勢必南攻鄯善，棄而不救，則諸國從矣。若然，則虜財賄益增，胆勢益殖，威臨南羌，與之交連。如此，河西四郡危矣。河西既危，不得不救，則百倍之役興，不訾之費發矣。議者但念西域絕遠，恤之煩費，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。方今邊境守御之具不精，內郡武衛之備不修，敦煌孤危，遠來告急。復不輔助。內無以慰勞吏民，外無以威示百蠻。蹙國減土，經有明誡。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，案舊增四郡屯兵，以西撫諸國。庶足折衝萬里，震怖匈奴。

帝納之，乃以班勇為西域長史，將弛刑士五百人，西屯柳中。勇遂破平車師。自建武至于延光，西域三絕三通。順帝永建二年，勇復擊降焉耆。於是龜茲、疏勒、于肱、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，而烏孫、葱嶺已西遂絕。六年，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，傍近西域，匈奴資

之，以為鈔暴，復令開設屯田，如永元時事，置伊吾司馬一人。自陽嘉以後，朝威稍損，諸國驕放，轉相陵伐。[元嘉二年](#)，長史王敬為于寘所沒。[永興元年](#)，車師後王復反攻屯營。虽有降首，曾莫懲革，自此浸以疏慢矣。班固記諸國風土人俗，皆已詳備《[前書](#)》。今撰建武以後其事異于先者，以為《西域傳》，皆安帝末班勇所記云。

概說

西域內屬諸國，東西六千餘里，南北千餘里，東極玉門、陽關，西至葱嶺。其東北與匈奴、烏孫相接。南北有大山，中央有河。其南山東出金城，與漢南山屬焉。其河有兩源，一出葱嶺東流，一出于寘南山下北流，與葱嶺河合，東注蒲昌海。蒲昌海一名鹽澤，去玉門三百餘里。

自敦煌西出玉門、陽關，涉鄯善，北通伊吾千餘里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。此其西域之門戶也，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。伊吾地宜五谷、桑麻、蒲萄。其北又有柳中，皆膏腴之地。故漢常與匈奴爭車師、伊吾，以制西域焉。

自鄯善逾葱嶺出西諸國，有兩道。傍南山北，陂河西行至莎車，為南道。南道西逾葱嶺，則出大月氏、安息之國也。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，陂河西行至疏勒，為北道。北道西逾葱嶺，出大宛、康居、奄蔡焉。

出玉門，經鄯善、且末、精絕三千餘里至拘彌。

拘彌國

拘彌國，居寧彌城，去長史所居柳中四千九百里，去洛陽萬二千八百里。領戶二千一百七十三，口七千二百五十一，勝兵千七百六十人。

順帝永建四年，于寘王放前殺拘彌王興，自立其子為拘彌王，而遣使者貢獻于漢。敦煌太守除由上求討之，帝赦于寘罪，令歸拘彌國，放前不肯。陽嘉元年，徐由遣疏勒王臣槃發二萬人擊于寘，破之，斬首數百級，放兵大掠，更立興宗人成國為拘彌王而還。至靈帝熹平四年，于寘王安國攻拘彌，大破之，殺其王，死者甚眾。戊己校尉、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子定興為王。時人眾裁有千口。其國西接于寘三百九十里。

于寘國

于寘國，居西城，去長史所居五千三百里，去洛陽萬一千七百里。領戶三萬二千，口八萬三千，勝兵三萬餘人。

建武末，莎車王賢強盛，攻并于寘，徙其王俞林為彌歸王。明帝永平中，于寘將休莫霸反莎車，自立為于寘王。休莫霸死，兄子廣德立，後遂滅莎車，其國轉盛。從精絕西北至疏勒十三國皆服從。而鄯善王亦始強盛。自是南道目葱嶺以東，唯此二國為大。

顺帝永建六年，于寘王放前遣侍子詣阼貢獻。元嘉元年，長史赵评在于寘病痲死，评子迎喪，道經拘彌。拘彌王成國與于寘王建素有隙，乃語评子云：「于寘王令胡医持毒葯著創中，故致死耳。」评子信之，還入塞，以告敦煌太守馬达。明年，以王敬代為長史，达令敬隱核其事。敬先過拘彌，成國復說云：「于寘國人欲以我為王，今可因此罪誅建，于寘必服矣。」敬貪立功名，且受成國之說，前到于寘，設供具請建，而陰圖之。或以敬謀告建，建不信，曰：「我無罪，王長史何為欲殺我？」旦日，建從官屬數十人詣敬。坐定，建起行酒，敬叱左右執之，吏士并無殺建意，官屬悉得突走。時成國主簿秦牧隨敬在會，持刀出曰：「大事已定，何為復疑？」即前斬建。于寘侯將輸熒等遂會兵攻敬，敬持建頭上樓宣告曰：「天子使我誅建耳。」于寘侯將遂焚營舍，燒殺吏士，上樓斬敬，懸首于市。輸熒欲自立為王，國人殺之，而立建子安國焉。馬达聞之，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寘，桓帝不聽，征达還，而以宋亮代為敦煌太守。亮到，開幕于寘，令自斬輸熒。時輸熒死已經月。乃斷死人頭送敦煌，而不言其狀。亮後知其詐，而竟不能出兵，于寘恃此遂驕。

自于寘經皮山，至西夜、子合、德若焉。

西夜國

西夜國，一名漂沙，去洛陽萬四千四百里。戶二千五百，口萬餘，勝兵三千人。地生白草，有毒，國人煎以

為药，傅箭鏃，所中即死。《汉書》中误云西夜、子合是一國，今各自有王。

子合國

子合國，居呼鞞谷。去疏勒千里。領户三百五十，口四千，胜兵千人。

德若國

德若國，領户百餘，口六百七十，胜兵三百五十人。東去長史居三千五百三十里，去洛陽萬二千一百五十里，與子合相接。其俗皆同。

烏弋山离國

自皮山西南經烏秣，涉悬度，历罽宾，六十餘日行至烏弋山离國，地方數千里，時改名排持。

復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支。

條支國

條支國城在山上，周回四十餘里。臨西海，海水曲环其南及東北，三面路絕，唯西北隅通陆道。土地暑湿，出師子、犀牛、封牛、孔雀、大雀。大雀其卵如甕。

轉北而東，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。後役屬條支，為置大將，臨領諸小城焉。

安息國

安息國，居和楛城，去洛陽二萬五千里。北與康居接，南與烏弋山離接。地方數千里，小城數百，戶口勝兵最為殷盛。其東界木鹿城，號為小安息，去洛陽二萬里。

章帝章和元年，遣使獻師子、符拔。符拔形似麟而无角。和帝永元九年，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，抵條支。臨大海欲度，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：「海水广大，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，若遇迟風，亦有二歲者，故入海人皆賚三歲糧。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，數有死亡者。」英聞之乃止。十三年，安息王滿屈復獻師子及條支大鳥，時謂之安息雀。

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蛮國。从阿蛮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國。从斯宾南行度河，又西南至于罗國九百六十里，安息西界極矣。自此南乘海，乃通大秦。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焉。

大秦國

大秦國，一名犁鞞，以在海西，亦云海西國。地方數千里，有四百餘城。小國役屬者數十。以石為城郭。列置郵亭，皆堊墍之。有松柏諸木百草。人俗力田作，多种

树蚕桑。皆髡头而衣文绣，乘輜辘白盖小車，出入擊鼓，建旌旗幡帜。

所居城邑，周園百餘里。城中有五宮，相去各十里。宮室皆以水精為柱，食器亦然。其王日游一宮，听事五日而後遍。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車，人有言事者，即以書投囊中，王室宮發省，理其枉直。各有官曹文書。置三十六將，皆會議國事。其王无有常人。皆简立贤者。國中灾異及風雨不時，輒废而更立，受放者甘黜不怨。其人民皆長大平正，有類中國，故謂之大秦。

土多金银奇宝，有夜光璧、明月珠、骇鸡犀、珊瑚、虎魄、琉璃、琅玕、硃丹、青碧。刺金缕绣，织成金缕罽、杂色绫。作黄金涂、火浣布。又有细布，或言水羊毳，野蚕茧所作也。合会諸香，煎其汁以為蘇合。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。

以金银為钱，银钱十当金钱一。與安息、天竺交市于海中，利有十倍。其人質直，市无二价。谷食常贱，國用富饶。邻國使到其界首者，乘驿詣王都，至則给以金钱。其王常欲通使于汉，而安息欲以汉繒彩與之交市，故遮閔不得自达。至桓帝延熹九年，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、犀角、玳瑁，始乃一通焉。其所表貢，并无珍異，疑傳者过焉。

或云其國西有弱水、流沙，近西王母所居处，几于日所入也。《汉書》云「从條支西行二百餘日，近日所入」，則與今書異矣。前世汉使皆自烏弋以還，莫有至條支者也。又云「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，

人庶連屬，十里一亭，三十里一置，終無盜賊寇警。而道多猛虎、師子，遮害行旅，不百餘人賫兵器，輒為所食」。又言「有飛橋數百里可度海北諸國」。所生奇異玉石諸物，譎怪多不經，故不記云。

大月氏國

大月氏國，居藍氏城，西接安息，四十九日行，東去長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，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。戶十萬，口四十萬，勝兵十餘萬人。

初，月氏為匈奴所滅，遂遷於大夏，分其國為休密、雙靡、貴霜、駙頓、都密，凡五部翕侯。後百餘歲，貴霜翕侯丘就卻攻滅四翕侯，自立為王，國號貴霜。侵安息，取高附地。又滅濮達、罽賓，悉有其國。丘就卻年八十餘死，子閻膏珍代為王。復滅天竺，置將一人監領之。月氏自此之後，最為富盛，諸國稱之，皆曰貴霜王。漢本其故號，言大月氏云。

高附國

高附國，在大月氏西南，亦大國也。其俗似天竺，而弱，易服。善賈販，內富於財。所屬無常，天竺、罽賓、安息三國強則得之，弱則失之，而未嘗屬月氏。

《漢書》以為五翕侯數，非其實也。後屬安息。及月氏破安息，始得高附。

天竺國

天竺國，一名身毒，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。俗與月氏同，而卑湿暑熱。其國臨大水。乘象而戰。其人弱于月氏，修浮屠道，不殺伐，遂以成俗。从月氏、高附國以西，南至西海，東至磐起國，皆身毒之地。身毒有別城數百，城置長。別國數十，國置王。虽各小異，而俱以身毒為名，其時皆屬月氏。月氏殺其王而置將，令統其人。土出象、犀、玳瑁、金、銀、銅、鐵、鉛、錫，西與大秦通，有大秦珍物。又有細布、好毳毼、諸香、石蜜、胡椒、姜、黑鹽。

和帝時，數遣使貢獻，後西域反畔，乃絕。至桓帝延熹二年、四年，頻从日南徼外來獻。

世傳明帝夢見金人，長大，頂有光明，以問群臣。或曰：「西方有神，名曰佛，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。」帝於是遣使天竺，問佛道法，遂于中國图画形象焉。楚王英始信其術，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。後桓帝好神，數祀浮屠、老子，百姓稍有奉者，後遂轉盛。

東离國

東离國，居沙奇城，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，大國也。其土氣、物類與天竺同。列城數十，皆稱王。大月氏伐之，遂臣服焉。男女皆長八尺，而怯弱。乘象、駱駝，往來鄰國。有寇，乘象以戰。

栗戈國

栗戈國，屬康居。出名馬、牛、羊、蒲萄眾果，其土水美，故蒲萄酒特有名焉。

严國

严國，在奄蔡北，屬康居，出鼠皮以输之。

奄蔡國

奄蔡國，改名阿兰聊國，居地城，屬康居。土气温和，多桢松、白草。民俗衣服與康居同。

莎車國

莎車國，西經蒲犁、无雷至大月氏，東去洛陽萬九百五十里。

匈奴单于因王莽之乱，略有西域，唯莎車王延最强，不肯附屬。元帝時，尝為侍子，長于京師，慕乐中國，亦復參其典法。常敕諸子，当世奉汉家，不可负也。天凤五年，延死，谥忠武王，子康代立。

光武初，康率傍國拒匈奴，拥卫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，檄書河西，问中國动静，自陳思慕汉家。建武五年，河西大將軍竇融乃承制立康為汉莎車建功懷德王、西域大都尉，五十五國皆屬焉。

九年，康死，謚宣成王。弟賢代立，攻破拘彌、西夜國，皆殺其王，而立其兄康兩子為拘彌、西夜王。十四年，賢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獻，於是西域始通。葱嶺以東諸國皆屬賢。十七年，賢復遣使奉獻，請都護。天子以問大司空竇融，以為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，款誠又至，宜加號位以鎮安之。帝乃因其使，賜賢西域都護印綬，及車旗黃金綉。敦煌太守裴遵上言：「夷狄不可假以大權，又令諸國失望。」詔書收還都護印綬，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。其使不肯易，遵迫奪之，賢由是始恨。而猶詐稱大都護，移書諸國，諸國悉服屬焉，號賢為單于。賢浸以驕橫，重求賦稅，數攻龜茲諸國，諸國愁懼。

二十一年冬，車師前王、鄯善、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，獻其珍寶。及得見，皆流涕稽首，愿得都護。天子以中國初定，北邊未服，皆還其侍子，厚賞賜之。是時賢自負兵強，欲并兼西域，攻擊益甚。諸國聞都護不出，而侍子皆還，大忧恐，乃與敦煌太守檄，愿留侍子以示莎車，言侍子見留，都護尋出，冀且息其兵。裴遵以狀聞，天子許之。二十二年，賢知都護不至，遂遺鄯善王安書，令絕通漢道。安不納而殺其使。賢大怒，發兵攻鄯善。安迎戰，兵敗，亡入山中。賢殺略千餘人而去。其冬，賢復攻殺龜茲王，遂兼其國。鄯善、焉耆諸國侍子久留敦煌，愁思，皆亡歸。鄯善王上書，愿復遣子入侍，更請都護。都護不出，誠迫于匈奴。天子報曰：「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，如諸國力不从心，東西南北自在也。」於是鄯善、車師復附匈奴，而賢益橫。

妣塞王自以國遠，遂杀贤使者，贤擊灭之，立其國貴人驪鞬為妣塞王。贤又自立其子則羅為龜兹王。贤以則羅年少，乃分龜兹為烏垒國，徙驪鞬為烏垒王，又更以貴人為妣塞王。數歲，龜兹國人共杀則羅、驪鞬，而遣使匈奴，更請立王。匈奴立龜兹貴人身毒為龜兹王，龜兹由是屬匈奴。

贤以大宛貢稅減少，自將諸國兵數萬人攻大宛，大宛王延留迎降，贤因將還國，徙拘彌王桥塞提為大宛王。而康居數攻之，桥塞提在國歲餘，亡歸，贤復以為拘彌王，而遣延留還大宛，使貢獻如常。贤又徙于寘王俞林為彌歸王，立其弟位侍為于寘王。歲餘，贤疑諸國欲畔，召位侍及拘彌、姑墨、子合王，尽杀之，不復置王，但遣將鎮守其國。位侍子戎亡降汉。封為守节侯。

莎車將君得在于寘暴虐，百姓患之。明帝永平三年，其大人都末出城，見野豕，欲射之。豕乃言曰：「无射我，我乃為汝杀君得。」都末因此即與兄弟共杀君得。而大人休莫霸復與汉人韩融等杀都末兄弟，自立為于寘王，復與拘彌國人攻杀莎車將在皮山者，引兵歸。於是贤遣其太子、國相，將諸國兵二萬人擊休莫霸，霸迎與战，莎車兵败走，杀萬餘人。贤復發諸國數萬人，自將擊休莫霸，霸復破之，斩杀过半，贤脱身走歸國。休莫霸進圍莎車，中流矢死，兵乃退。

于寘國相蘇榆勒等共立休莫霸兄子广德為王。匈奴與龜兹諸國共攻莎車，不能下。广德承莎車之敝，使弟辅國侯仁將兵攻贤。贤連被兵革，乃遣使與广德和。先是广德父拘在莎車數歲，於是贤歸其父，而以女妻之，結為

昆弟，广德引兵去。明年，莎車相且运等患贤骄暴，密谋反城降于寘。于寘王广德乃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。贤城守，使使谓广德曰：「我還汝父，與汝妇，汝來擊我，何為？」广德曰：「王，我妇父也，久不相见，愿各从两人会城外结盟。」贤以问且运，且运曰：「广德女婿，至亲，宜出见之。」贤乃轻出，广德遂执贤。而且运等因内于寘兵，虜贤妻子而并其國。锁贤將歸，歲餘杀之。

匈奴聞广德灭莎車，遣五將發焉耆、尉黎、龜兹十五國兵三萬餘人圍于寘，广德乞降，以其太子為質，约歲給芻絮。冬，匈奴復遣兵將贤質子不居徵立為莎車王，广德又攻杀之，更立其弟齐黎為莎車王，章帝元和三年也。時，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，大破之，由是遂降汉。事已惧《班超傳》。

莎車東北至疏勒。

疏勒國

疏勒國，去長史所居五千里，去洛陽萬三百里。領户二萬一千，胜兵三萬餘人。

明帝永平十六年，龜兹王建攻杀疏勒王成，自以龜兹左侯兜题为疏勒王。冬，汉遣軍司馬班超劫缚兜题，而立成之兄子忠為疏勒王。忠後反畔，超擊斩之。事已具《超傳》。

安帝元初中，疏勒王安國以舅臣磐有罪，徙于月氏。月氏王亲爱之。後安國死，无子，母持國政，與國人共立臣磐同产弟子遗腹為疏勒王。臣磐聞之，請月氏王曰：「安國无子，种人微弱，若立母氏，我乃遗腹叔父也，我当為王。」月氏乃遣兵送還疏勒。國人素敬爱臣磐，又畏惮月氏，即共夺遗腹印绶，迎臣磐立為王，更以遗腹為磐稿城侯。後莎車連畔于寘，屬疏勒，疏勒以强，故得與龜兹、于寘為敌國焉。

顺帝永建二年，臣磐遣使奉獻，帝拜臣磐為汉大都尉，兄子臣勋為守國司馬。五年，臣磐遣侍子與大宛、莎車使俱詣阙貢獻。陽嘉二年，臣磐復獻師子、封牛。至灵帝建寧元年，疏勒王汉大都尉于猎中為其季父和得所射杀，和得自立為王。三年，凉州刺史孟佗遣从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，與戊司馬曹宽、西域長史張晏，將焉耆、龜兹、車師前後部，合三萬餘人，讨疏勒，攻桢中城，四十餘日不能下，引去。其後疏勒王連相杀害，朝廷亦不能禁。

東北經尉头、温宿、姑墨、龜兹至焉耆。

焉耆國

焉耆國王居南河城，北去長史所居八百里，東去洛陽八千二百里。户萬五千，口五萬二千，胜兵二萬餘人。其國四面有大山，與龜兹相連，道險厄，易守。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内，周匝其城三十餘里。

永平末，焉耆與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、副校尉郭恂，杀吏士二千餘人。至永元六年，都護班超發諸國兵讨焉耆、危須、尉黎、山國，遂斩焉耆、尉黎二王首，傳送京師，縣蛮夷邸。超乃立焉耆左候元孟為王，尉黎、危須、山國皆更立其王。至安帝時，西域背畔。延光中，超子勇為西域長史，復讨定諸國。元孟與尉黎、危須不降。永建二年，勇與敦煌太守張朗擊破之，元孟乃遣子詣阙貢獻。

蒲類國

蒲類國，居天山西疏榆谷，東南去長史所居千二百九十里，去洛陽萬四百九十里。户八百餘，口二千餘，胜兵七百餘人。庐帳而居，逐水草，頗知田作。有牛、馬、骆驼、羊畜。能作弓矢。國出好馬。

蒲類本大國也，前西域屬匈奴，而其王得罪单于，单于怒，徙蒲類人六千餘口，内之匈奴右部阿恶地，因号曰阿恶國。南去車師後部馬行九十餘日。人口貧羸，逃亡山谷间，故留為國云。

移支國

移支國，居蒲類地。户千餘，口三千餘，胜兵千餘人。其人勇猛敢战，以寇鈔為事。皆被發，随畜逐水草，不知田作。所出皆與蒲類同。

東且彌國

東且彌國，東去長史所居八百里，去洛陽九千二百五十里。戶三千餘，口五千餘，勝兵二千餘人。廬帳居，逐水草，頗田作。其所出有亦與蒲類同。所居无常。

車師前王居交河城。河水分流繞城，故号交河。去長史所居柳中八十里，東去洛陽九千一百二十里。領戶千五百餘，口四千餘，勝兵二千人。

後王居務涂谷，去長史所居五百里，去洛陽九千六百二十里。領戶四千餘，口萬五千餘，勝兵三千餘人。

前後部及東且彌、卑陸、蒲類、移支，是為車師六國，北與匈奴接，前部西通焉耆北道，後部西通烏孫。

建武二十一年，與鄯善、焉耆遣子入侍，光武遣還之，乃附屬匈奴。明帝永平十六年，漢取伊吾盧，通西域，車師始復內屬。匈奴遣兵擊之，復降北虜。和帝永元二年，大將軍竇憲破北匈奴，車師震懾，前後王各遣子奉貢入侍，并賜印綬金帛。八年，戊己校尉索穎欲廢後部王涿鞮，立破虜侯細致。涿鞮忿前王尉卑大賣己，因反擊尉卑大，获其妻子。明年，漢遣將兵長史王林，發涼州六郡兵及羌胡二萬餘人，以討涿鞮，获首虜千餘人。涿鞮入北匈奴，漢軍追擊，斬之，立涿鞮弟农奇為王。至永寧元年，後王軍就及母沙麻反畔，杀後部司馬及敦煌行事。至安帝延光四年，長史班勇擊軍就，大破，斬之。

順帝永建元年，勇率後王农奇子加特奴及八滑等，發精兵擊北虜呼衍王，破之。勇於是上立加特奴為後王，八

滑為後部亲汉侯。陽嘉三年夏，車師後部司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人，掩擊北匈奴于闐吾陆谷，坏其庐落，斩數百级，获单于母、季母及妇女數百人，牛、羊十餘萬头，車千餘两，兵器什物甚眾。四年春，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後部，帝以車師六國接近北虜，為西域蔽扞，乃令敦煌太守發諸國兵，及玉門關候、伊吾司馬，合六千三百騎救之，掩擊北虜于勒山，汉軍不利。秋，呼衍王復將二千人攻後部，破之。桓帝元嘉元年，呼衍王將三千餘騎寇伊吾，伊吾司馬毛愷遣吏兵五百人于蒲類海東與呼衍王战，悉為所沒，呼衍王遂攻伊吾屯城。夏，遣敦煌太守司馬达將敦煌、酒泉，張掖屬國吏士四千餘人救之，出塞至蒲類海，呼衍王聞而引去，汉軍无功而還。

永兴元年，軍師後部王阿罗多與戊部候严皓不相得，遂忿戾反畔，攻圍汉屯田且固城，杀伤吏士。後部候炭遮領餘人畔阿罗多，詣汉吏降。阿罗多迫急，將其母妻子，从百餘騎亡走北匈奴中，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部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為後部王。後阿罗多復从匈奴中還，與卑君争國，颇收其國人。戊校尉閻詳慮其招引北虜，將乱西域，乃开信告示，許復為王，阿罗多乃詣詳降。於是收夺所賜卑君印綬，更立阿罗多為王，仍將卑君還敦煌，以後部人三百帐別屬役之，食其稅。帐者，犹中國之戶數也。

評語

论曰：西域風土之載，前古未聞也。汉世張騫懷致遠之略，班超奮封侯之志，終能立功西遐，羈服外域。自兵威之所肅服，財賂之所懷誘，莫不獻方奇，納愛質，露頂肘行，東向而朝天子。故設戊己之官，分任其事；建都護之帥，總領其權。先馴則賞贏金以賜龜綬，後服則系頭顱而衅北闕。立屯田于膏腴之野，列郵置于要害之路。馳命走驛，不絕于時月；商胡販客，日款于塞下。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，臨西海以望大秦，拒玉門、陽關者四萬餘里，靡不周盡焉。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，產載物類之區品，川河領障之基源，氣節涼暑之通隔，梯山棧谷、繩行沙度之道，身熱首痛、風災鬼難之域，莫不備寫情形，審求根實。至于佛道神化，興自身毒，而二漢方志，莫有稱焉。張騫但著地多暑濕，乘象而戰，班勇雖列其奉浮圖，不殺伐，而精文善法、導達之功，靡所傳述。餘聞之後說也，其國則殷乎中土，玉燭和氣。靈聖之所降集，賢懿之所挺生，神迹詭怪，則理絕人區，感驗明顯，則事出天外。而騫、超無聞者，豈其道閉往運，數開叔叶乎？不然，何誣異之甚也！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，桓帝又修華蓋之飾。將微義未譯，而但神明之邪？詳其清心釋累之訓，空有兼遣之宗，道書之流也。且好仁惡殺，蠲敝崇善，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。然好大不經，奇譎無已，雖鄒衍談天之辯，庄周蜗角之論，尚未足以概其萬一。又精灵起滅，因報相尋。若曉而昧者，故通人多惑焉。蓋導俗無方，適物異會，取諸同歸，措夫疑說，則大道通矣。

贊曰：邇矣西胡，天之外區。土物琛麗，人性淫虛。不率華禮，莫有典書。若微神道，何恤何拘！

註釋

About this digital edition

This e-book comes from the online library [Wikisource](#)^[1]. This multilingual digital library, built by volunteers, is committed to developing a free accessible collection of publications of every kind: novels, poems, magazines, letters...

We distribute our books for free, starting from works not copyrighted or published under a free license. You are free to use our e-books for any purpose (including commercial exploitation), under the terms of the [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-ShareAlike 3.0 Unported](#)^[2] license or, at your choice, those of the [GNU FDL](#)^[3].

Wikisource is constantly looking for new members. Dur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is book, it's possible that we made some errors. You can report them at [this page](#)^[4].

The following users contributed to this book:

- Tomchiukc
- CES1596
- Lauhonwaiabc
- Lonelydarksky
- Thering29
- 僅僅修補

- Neux-Neux
- Jdx
- Dbenbenn

-
1. [↑ https://wikisource.org](https://wikisource.org)
 2. [↑ https://www.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sa/3.0](https://www.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sa/3.0)
 3. [↑ https://www.gnu.org/copyleft/fdl.html](https://www.gnu.org/copyleft/fdl.html)
 4. [↑ https://wikisource.org/wiki/Wikisource:Scriptorium](https://wikisource.org/wiki/Wikisource:Scriptorium)